

青春の門

再起篇



青春之門

(日)五木寛之 著

李永江 光 赤 葛孚家 / 译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青春の門



青春之門

〔日〕五木寛之 著

李永江 光 赤 葛孚家 / 译

李 豹 / 译审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（大陆地区）版权所有©—1996.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本书版权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全权授予。

Copyright © 1996 THE KODANSHA LTD. —

ALL RIGHT RESERVED.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

图字：07—1997—080

青春之门·再起篇

作者：〔日〕五木宽之

译者：李永江 光赤 葛孚家 译 审：李豹

责任编辑：张四季

责任校对：文欢

装帧设计：魏国强

出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（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）

发行：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长春市二道新艺印刷照排厂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32开

字数：200千字

印张：9.75

版次：1999年1月第1版

印次：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6000册

书号：ISBN 7—5387—1322—0/I·1280

定价：（三册）50.80元

目 录

春风乍起.....	(1)
爵士乐和流行歌	(15)
新宿歌舞伎街	(28)
夜色中的决断	(47)
人生的十字路口	(67)
嫩叶的芳香	(86)
同 居	(98)
群魔乱舞的世界.....	(115)
老作词家的拼搏.....	(129)
哀歌的诞生.....	(154)
怀抱故乡的河.....	(174)
欲望之街.....	(195)
回不来的人们.....	(217)
守夜者的情思.....	(239)
阿 薰.....	(254)
两种女人.....	(260)
伊人去矣.....	(286)
我的天空.....	(299)

春风乍起

伊吹信介高兴的用胶皮管冲刷着车盖，水在 57 年型的大型凯迪拉克车盖上四处流淌。

虽已是阳春三月，水还很凉。昨天又下了一天的雨加雪，使道路异常泥泞，很不好走。

信介把车体洗完后，便开始清理档泥板和防撞器上的泥污，接着连车轮胎也彻底清洗了。

信介身穿工作服，脚穿水靴，右手拿着刷子，细致的洗刷着。刷洗完了后，再用鹿皮擦好，还需要二十分钟。他看看手表是六点三十分。

车主是实业家林三郎，他每天习惯七点整从家出发。在这之前，信介必须把车内收拾干净。先是用石蜡打，车体的脏处容易去掉。用水刷洗后，再用柔软的鹿皮擦，黑凯迪拉克闪光发亮，显得非常美观。

“早安！”

在满脸是汗，正在擦车的信介的旁边，骑着自行车送报的少年，向他打着招呼。

“早安！”信介也招手致意。

少年名叫原田次郎，是在夜校上学的高中生。

信介刚被雇来给这家开车时，这位少年还是初中生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他从未有一次耽误过送报。虽然直接接触不多，信介还是暗暗地佩服这个要强的少年，真了不起。

次郎朝着正在刷车的信介喊道：“水凉吧。”信介回头看看次郎，他骑着自行车，一脚踏在地上，满脸通红，笑着回答：“还可以。”

信介放下水管，把水笼头闭上。

“每天跑这儿跑那儿的，还得送晚报，累吧！”

“嗯。”送报的高中生笑着点点头。

“您是伊吹先生吧？”

“是呀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不，福冈煤矿来人，打听一位老奶奶。”

信介不了解对方说话的意思，他看着次郎的脸说：“福冈人，怎么啦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送给您一份报，看看就知道了。再见。”次郎用右手呼的一下把报扔给信介。然后骑上自行车，朝着高级住宅区的坡路驶去，身影不一会儿便消失了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信介打开车门，坐在司机席上看着报纸。在第一版的上角登着模糊不清的照片，醒目的大标题写着“三井、三池两伙工人激战”。下侧横列着黑体字，是写着“轻重伤一百一十余人，今天停产”的副标题。照片上是戴着安全帽的殴斗的粗壮男人凶相，使人可怕。

信介的心情开始阴郁起来。以大量裁减人员问题为开端，三井、三池矿产所的纠纷越闹越大。近几天，连日在报纸上越炒越热。

三井三池不是筑丰，是大牟田的大煤矿。

信介在少年时，就常耳闻目睹到这种劳资纠纷。

三井、三池矿发生的纠纷，也是在煤矿上劳动的矿工们的事情。做为矿工的后代信介坐立不安，心情格外沉重，认为这种事与自己有着某种关系。

“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？”信介看着报纸陷入沉思。“这种事是不可避免的，正常的吗？”

尽管信介有在学生时代参加派别间的激烈斗争的体验，但，他还是想不通。这一点，使信介心情难以平静。

“同是劳动伙伴，为什么要发生流血斗争呢？”正直、纯真的信介无助地自问着，感到痛心和无奈。可是他隐约感到三井工人和三池工人的对立绝不那么简单，很可能是矿上的阴谋，是他们精心策划的骗局。

“这样断言也不过分。”信介想。

他把报纸就那样的放着，陷入沉思冥想之中。这时传来了一阵柔和的歌声。

信介急忙把报纸叠好放进工作服的衣袋里。

“对不起，马上就好。”信介慌忙地说。

车门旁，站着一位穿着西服的五十左右岁的绅士，他背后，有一个披着长发的苗条的少女，两手拎着手提皮包微笑着。

绅士就是这车的主人，是几个大企业的业主。同时，还兼任中央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常任理事，他就是大实业家林三郎，旁边的是他的女儿美登利。

“才六点五十五分，不用忙。”林三郎从女儿美登利手里，接入手提皮包，信介打开车门，林三郎从容的坐进舒适的车

里。

“马上就好。”信介拿着胶皮软管和刷子，快步向车库跑去。他脱下工作服和水靴，换上白衬衣和深蓝色上衣，回到了车内。

“对不起，先到丸之内总部吗？”

“不，到中经联大厦，再去通产省，不着急，慢点开。”

“是。”

信介隔着玻璃，向微笑的美登利看看，轻轻的以目示意。美登利点点头，好像说，走吧。

信介一踩加速器，巨大而沉稳的美国车起动了。

这一带和田园调布、成城气氛不同，是一个清静的高级住宅区。经过一位电影明星家的门前向左一拐，跑一段路，便上了第二京滨国道。

国道上的车不太多，四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在赤坂的中央经团联的本部。

信介问：“打开收音机好么？”

“不，不要开。都是些杀气腾腾的新闻，一大早，不愿意听那些使人心情不愉快的消息。”

林三郎声音响亮地说。

信介随着车流，小心地驾驶着具有强大驱动力的美国车。

黑色凯迪拉克十分显眼，尽管速度不快，也像率领周围的车前进似的。与横冲直撞的轻型货车为伍，很容易撞上。所以只好慢慢开，与周围的车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，怎么有点心神不定？”后面座位上的林三郎问。

信介暗想，林三郎貌似平和，但实际上却是神经敏锐的

车主，谁也不能逃过他的眼睛。

“对不起，看了报上的消息，有许多想法。”信介讲了实话。

“没有关系，报纸上的新闻，算不了什么，是的那件三井、三池工人纠纷的事么？”

“是。”信介没多说话，只是点一下头。

林三郎接着说：

“是呀，你是福冈煤矿一带出生的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筑丰人。三井、三池在大牟田，和筑丰不是一个地方。”

“可毕竟还是矿工们的事呀。”林三郎说。

信介看到红色信号，踩着煞车，感到方才想问林三郎的问题，突然涌上嗓子眼。

“接受煤矿工人要求调停的中劳委，好像已开始进行调停工作了。”这时，林三郎自言自语的说着。

“但是，三井和三池的工人纠纷太复杂了，不好调解。既不能看着流血不管，又不能中途改变国家的能源政策，困难哪。”

信介一直没言语，想问的事太多了。坐在后面的温厚的绅士林三郎，对这些问题的真相，又能了解多少呢？

过了一会儿，林三郎又问道：“伊吹君，到我这儿几年啦？二年？不，还多吧。”

“二年半吧。”信介答道。

“是么，时间过得真快呀。”林三郎自语道。

信介不知道林三郎为什么突然问他这个问题。

伊吹信介受雇到林家，最初三个月，一直帮助收拾庭园，

遛狗，干杂活等。

不久，林三郎派他到汽车学习所学习驾驶。信介在正式学习前，曾经粗略地学过货车的驾驶。正式从驾驶基础开始学，这还是第一次。不久便取得驾驶证。

林三郎让他作专车的司机。

以前那位年纪大的司机，便驾驶另一台家族用的车。

从那以后至今天，信介一直忠实的担当着实业家的司机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也许信介需要这样有规律的生活。

什么也不考虑，什么也不梦想，每天只是单纯的工作。这也许是他无意识的寻找了很久的一种平稳的生活吧。

这是一段无所事事的空白的时期，既没有奋斗目标，也没有努力方向，只是虚度光阴。

在这期间，信介与曾经以这样或那样方式支持过他的石井、阿薰、绪方、英治、登美和梓老师及其他许多人，都断绝了来往。

他想把过去的一切，都忘掉。一切再重新做起。

他感到自己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只不过是一棵小草，就如同退役的赛车手一样，昔日的梦想已不存在了。

“谈点别的吧。”

沉思中的信介，听到了林三郎的声音。

“你总不能开一辈子车吧？对我个人来讲，你实在是个好司机。不过，也得为你的前途着想，改改行吧。”林三郎真诚地说，“你还想做什么工作？你的外语怎么样？”

“外语？”信介反问道。

“是的，英语也好，西班牙语也行，中国语、俄语都可以。”林三郎说，“你没学过一门实用的外语吗？”

“我最不擅长英语，大概我没有学习外语的才能。”信介红着脸，惭愧地说。

“不学学看，怎么知道行不行呢？”林三郎以不介意的口气说。

“那么你正规学习过什么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信介扭头在想，似乎无法回答。

“从前跟一位叫石井的体育老师学过拳击，也就是这个。”

“拳击？”林三郎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
“我本来就不擅长学习。还是这样，给你开车就挺好的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林三郎语气果断地说，“当然，一生做司机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但，你不是这种类型的人，你不这样想吗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你自己要好好考虑考虑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”

林三郎用严肃的语气，说了这几句很有分量的话。

信介心想，二年半多的时间，对我可以说是冬眠状态，也许现在是我必须重新振作走向新生活的时候了。

轿车沐浴着早晨的阳光，向前奔驰着。信介小心地把着方向盘，思考着林三郎的话的含义。

中经联大厦在美国大使馆旁边。在大厦前停了车，信介快步走下车，打开车门。

“谢谢。”

林三郎拎着发亮的黑手提皮包，点点头，说：

“一个半小时就完了，请在地下车库等我。”

“是。”

林三郎扣好西服扣，像外国人那样挺起胸，旁若无人地

走上中经联的台阶。

中央经济团体联合会与经团俱乐部，是两个并列的机构，相当于日本经济机构的“心脏”。

在这个大厦里出入的都有哪些人物，信介并不知道。

他开着凯迪拉克驶向急转弯处的地下停车场，里面大多是高级外国车。有奔驰，也有林肯。司机们坐在驾驶席上，在等待着主人办完事回来。

信介开车在车库转了两圈，好不容易找了个稍微宽敞的地方，慢慢地开进去。

与国产车相比，美国车就像持重的大人，而吱吱嘎嘎跑的国产车则像毛头小孩子。信介想到这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
方才林三郎的问题，又浮现在脑海中，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。

他把车座稍向后倒，躺在上面，打开收音机，杂音很大，但是播音员的声音还依稀可辨。

“听听 FEN 吧。”

信介把频率调到美国向远东地区的频道，传出了讲英语的美国广播员的声音。信介会的那点英语，根本听不明白说些什么。

信介苦笑着又转动了按钮，没想到传出了特别清楚的歌曲的声音。

“一个心灵被玷污了的女人，
已经没有心思去哭泣，
在清冷的夜间大街上，
不知为什么还想起久别的故乡。”

“唉！”

信介坐直了身子，感到好像在哪听到过这熟悉的声音。
这是一首典型的、古老的艳歌。

这首歌的旋律、歌词都没有特别之处。“可为什么在我的心里产生涟漪，有这么大的反响？”

信介把耳朵贴近收音机的扩音器，自语着。这个声音好像织江的声音，可又不太像。接着唱到：

“我已是满身疲惫，
在这无名的小站飘泊。”

这是个极普通的没有什么特点的曲子，但那歌声却有一种牵动人心的独特的味道。

这不是一首好听的歌，声音也不美妙，甚至有点嘶哑的嚎叫声。

“还是和织江不一样。”信介想。

歌唱完了，也没介绍歌手的名字和歌曲名，就开始改播商业广告。

信介失望的调节着音量。

“织江怎么样了？”信介闭上眼睛又靠在座席上。童年的旧事，像走马灯一样，一幕一幕在脑海中闪现。

在夏季的中元寺河中，阳光下织江裸露着白皙苗条的身体，还有她要哭的样子，闪电似地忽隐忽现。

“织江已经离开我了。”

信介叹了一口气，对他来说，织江绝不仅仅是儿时熟悉的女友，她还是信介离开筑丰后所有的回忆和留恋。

对信介来说，她比筑丰本身还重要。

但是，现在他连织江在哪，怎样生活都不知道。

“我一个人活下去。”织江给信介的信中这样写着。

这似乎是她与信介的最后告别。

一想起这件事，信介总是感到很痛心。

“等长大了，给信介做媳妇。”

这是孩提时的织江说的，可信介又是多少次无情地刺伤了她的心。

对目前住在财阀的家里，过着舒适生活的信介来说，织江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。

偶然在收音机播放出的歌声的片断里，突然间唤起了他对织江的思念。

“应该见见织江。”信介心想。

在通情达理的绅士林三郎家做一名司机，还有善良亲切的美登利小姐，信介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和痛苦。这二年半他是平安度过的。

按照主人的吩咐，忠实的去做，对信介来说，确实是一条稳定的生活道路。

林三郎不想让信介干一辈子司机。

不知这是成功实业家的一时的冲动，还是对青年一代的同情。

总之，林三郎对信介还是另眼相看的。他似乎想让信介在他的事业中，能起更大的作用。

好好地干，不但能保证稳定地生活，说不定将来还有前途。

信介总是怀有某种朦胧的期待，并且有意识地努力着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信介转动了一下身子，方才那像织江唱的歌声，竟在他心中激起了波纹，再也难以平静。

“我到底怎么了？”信介糊里糊涂的，好像在睡中突醒似的。

“我似乎走向歧途了。”

信介想。

“应该毫不犹豫的向右或者向左拐，还是就这样按着林三郎指示的方向，走下去？”

“应该见织江，和她商量一下。”

信介关了收音机，低着头寻思着。

一个半钟头后，扩音器里传出了呼唤信介的声音。

他打着火，把车开了出去。

林三郎同一位穿着灰西服的小个中年男子，肩并肩的走下台阶。信介打开车门，等待着。

林三郎说去通产省，这位也同行。

“是。”

信介等二人在后面坐好，就关上了车门。

“林先生。”背后传出金属般的、非常呆板的声音。

排气量很大的凯迪拉克的发动机，在车内却几乎没有噪音。

“刚才您所提到的有关印尼的油田开发的事，我原则上赞成。”

“那我太高兴了。”林三郎用温和的口气说。

“青旗先生，您是年轻民族派的中心人物，您若能赞成，我心里就更有底了。”

“我想原则上提一下。”被称做青旗先生的人说。

“嗯，我理解。”林三郎说。

“各种各样的问题太多了，只凭我们和中经联的革新派结

合一起，要把您方才所提的那个计划落实，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。对不起。”青旗先生停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

“但是，能源问题是国家百年大计，是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。政府决心要停止煤炭生产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能源由煤向石油的转化，在近几年中，有了相当的发展。即使有反对力量，政府方面下达的命令也是至高无上不可变更的。”林三郎以温和的口吻，向穿着灰色西服的通产省官员模样的人继续说。

“林先生的意见，有和革新派那伙人共同的地方。”

“所以中经联对我也不像自己人那样了。”

“这和我在省内的立场一样。”

林三郎和青旗一齐大笑起来。

他们谈的事情，对信介来说，都是不了解的社会问题。

但是停止煤炭生产，是信介怎么也没有想象到的。

因为，今天早晨，送报的少年给他的早报上，还登载着三井、三池的矿工殴斗事件。

林三郎在通产省前停车，向青旗说：“你什么时候方便，咱们好好谈谈。”

“好，就在最近。”青旗边说边下了车，神气十足地向大厦走去。

林三郎目送他进入通产省大厦，回头对信介说：“直接去本部，不进通产省了。”

“好的，明白了。”

车在路上跑着，林三郎突然问信介：“你看方才那个人，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是通产省的官员吧。”信介随口答道。

“嗯，算是吧！”

“刚才你们说……”信介下意识地刚想问一下，又突然停下来，恍然想起，给私人开车，必须遵守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听的不听，不该说的不说的三条原则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听的。”信介慌忙的解释道。

“因为今天早晨，我刚看到三井、三池煤矿的消息……”

“嗯，没关系。”林三郎用一贯沉稳的口吻说，“是怎么回事？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不太明白。”

“简而言之，就是在我国要停止使用煤炭，只能使用石油。”林三郎解释说。

“要是这样，那煤矿怎么办？”信介吃惊地问道，“将要封矿吗？”

“是的，停止煤炭生产和交易，全部用石油代替。”

“啊！”信介对这句话，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压力。“这样，大牟田、筑丰的煤矿，也都要不存在了。”

“不久会这样的。”林三郎肯定地答道。

“这样一来，矿工就要失业了。”

“不，可以把劳动力转移到别的产业部门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劳动力的转换”说起来简单，真要做起来谈何容易！信介的心沉重起来，他不说话了。

“你是筑丰矿工的后代，就特别担心这件事，其实没有必要。这不是我们自愿做的，而是美国强加于我们的。如何对待这些事，是我们应当考虑的事情。”

林三郎的话，不但没有使他增强信心，反而使他更加灰